

老屋

鱼在洋

1

离城六七里，半路上横个高车岭，当年离城一丈都是乡棒的老家，都成社区了。商州也像坐上了商山四皓的高车大马，哒哒哒跑得飞快，一日比一日养眼，路宽车挤，高楼林立。老家的老屋却在一座座楼房的拥挤中，门前杂草疯长，一天比一天破败，一天比一天老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三间大瓦房，立在几十年的风雨里，有点累了。

小时候大人们开会，常说的便是穷苦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有房住、有地种，是一辈辈乡村人的梦想。

盖房是一件大事，不盖房说不下媳妇，就不会人丁兴旺。

房子也是脸面，谁家房子高大，占得地方多，就让人高看。

盖房却是难事，花钱、劳人、操心。从砌地基到安门，哪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房要人经几辈住，一个铆钉也不能将就。

有人说过：要想累一天，家里请客；要想累一年，家里盖房；要想累一辈子，娶个麻糊婆娘。

2

小鱼的爷爷死得早，奶奶一人拉扯大五个儿女，住房不宽展。儿女们大了，像鸟儿都有了自已的新巢。

西边的四合院住了几家人，小鱼家只有上房的两间。每到假期，年轻的父母就张罗着收拾房子，房子快塌了，立个柱子，在后院里打个院墙，拉长前盖个灶房。

小鱼父亲当干部，人瘦胳膊细，没多少力气。母亲当小学老师，又是外婆家老小，没干过多少重活。两个乡村小知识分子不想看人脸，自己担水，自己和泥，自己抹墙，汗水不断线滴进泥里，也不叫苦，对旧屋修修补补。钱花了，人累个半死，房子却越来越破，越来越旧了。

忙了几个暑假，旧房越修越四不像，采光遮住了，房顶漏雨了。父母亲一夜没睡，坐在炕上商量，老是提起小鱼的名字，说，娃都十几岁了，要是在队里上工，借钱也得盖

新房了。

那时父亲在县上当个小官。新房上梁时，小鱼上到梯子上用酒浇梁，据说长子浇梁房结实家兴旺。小鱼腿直哆嗦，站在梯子上浇着。有个个子矮矮，胸前插着根钢笔念过书的小伙子在房梁上说，你家受盖房这苦弄啥，肯定要搬到城里去的，书念得好，肯定有出息。大伙都不以为然地笑了，小鱼也觉得是梦话，那阵还没恢复高考的迹象。谁知还真让他说中了，高人在民间呀。

母亲调到城里了，奶奶也跟着来了，站在三层的窗户前，看北新街东来西往的大小汽车。

乡下新新的房子却空着。胆小的父亲后来还是让人整了，爱整人的坏家伙们一根一根，数了一天房上的椽，想找出占没占国家便宜，结果白费了力气。

3

房子里头住过燕子，来年回来时却见了一把锁把门，回不了家。燕子叫几声，没人理，飞走了，再也不来了。

没了人烟的房子比人还老得快，动不动就漏雨。周围都盖了楼房，更让老屋像个老人无助地站在荒草里。这儿漏了那儿倒了，修修补补也花了不少钱。妹妹栽的桐树，当年说要陪嫁的箱子没舍得伐，如今长得比桶粗，高过人家的楼房。当年的小鱼也变成了老鱼。

亲戚朋友劝老鱼盖楼，等拆迁，能挣好多呢。老鱼说国家不让盖。朋友笑他书念到猪肚子了，人家偷偷盖，哪家没立起了高楼？老鱼无语了。

老鱼心里有童年阴影，没敢告诉熟人。当年看父母年年收拾房子，累得不像人样儿，还是白流了汗水。老鱼看怕了，让盖房伤心了。

老鱼崇尚简单，一辈子没占过便宜，自知没那种拆迁一夜暴富的运气。看好多人院子也占满，楼垒得高得风能吹倒，天天一睁眼就盼着拆拆拆，一等六七年，还是没动静，人生能有几个六七年，待在没采光，风一刮摇摇晃晃的危楼里，生命都有危险，生活能有啥质量？

老屋只要不倒，立在那儿，那便是故乡，那便是老家，那便是乡愁的凭据。

4

让老屋不倒，也是一件烦的事儿。

每隔一两年，亲戚就指话说，厕所墙倒了，得砌。厦子房半边塌下去，得补。上房的后檐漏雨，后墙渗了个沟，塌进去个洞，补都没法补。都得花钱，三千五千，找人修，只能修得耐一阵。

每年清明，祭完坟到老家看看，一院子荒草，破败的房，让老鱼心情郁闷。

每周到朋友在老家盖起的新楼，老鱼都有几分艳羡。

周末到湘河，看看朱姐姐弟仁盖的山庄，背靠青山，能开会的二楼露台，天蓝云淡，夏风里有花香，如世外仙境。大家酒后在那儿朗诵作品、唱歌，玩得很嗨。

回到家里，老鱼心情复杂。盖楼，修补旧房两个选项来回折腾。娃在外地，钱又不凑手，又不回去住，盖房太麻烦，只有修补一条路。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住人的房子没人气，没烟火气，风能进，雨能进，像个老病号，这里疼治好了，那里又不舒服了。

老宅像个黑洞，扔进去的钱，只换来一年半载心安。

用不了多久，又有电话打来，房子又出了问题，已成习惯。

丹江一河秋水，河边的银杏树黄了一路，地上落叶金光闪闪。老鱼正在步道上乱走，陶醉深秋的美景，堂哥又来了电话，人家的老宅都盖上了树脂瓦，包工包料，一平方一百多块，能一二十年不漏。赶紧回来看看，总不能让老宅倒了。

心一下又乱了，眼前的美景又让老宅搅了局。漏雨难治，是老房的癌症，能让瓦房不漏，省去好多麻烦。

秋雨绵绵，老鱼进了村，水泥路边一棵柿树，红红的柿子压弯了腰，眼巴巴等着人们来摘，车来人往没人理。

夹在楼房里的老宅，像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细雨里一脸悲苦。远处土房用了树脂瓦，像换了件新衣裳，屋脊两边还站着两只树脂鸽子。咬咬牙，花个一两万修修，三五天就能给老宅换件干净衣裳。

再大的修补，格局依然没变，还得有电话，还得有挂念。

老宅成了一根线，总是牵着你回老家看一看。

本以为把老宅卖个高价，了无牵挂，能落个自由快活，谁知没了老宅也不舒坦。

那回在宴请西安老友的酒局上，又遇见小城名人老崔。他学过武生，有点江湖义气，在黄沙桥西边一踩脚踏两边的楼房都动弹。他家有高楼，有停车场，在城市拆拆拆中，据说赔了几套房，好多好多钱。大家羡慕地说他是款爷时，他叹口气说，有钱能咋？老宅拆了，老根子没了。老先生回来找不着家了，咋安魂呀？哪天我挂了，咋有脸面见他们？他眼里有点湿，一脸伤感。酒场静下来，都沉默了。

过了会儿，大家才七嘴八舌说，一家不知一家言。没拆的盼，拆了的怨。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城市要长大，总得腾地方让人家施展开手脚。社会要往前走，谁也挡不住呀！

5

河南作家乔叶客居京城，她在好评如潮的长篇小说《宝水》中，借一个人物之口说，什么是老家？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世的老人在那里生活，等着我们回去。去世的老人在那里安息，等着我们回去。老家啊，就是很老很老的家，老得寸步难行的家。于是，那片土地，那个村庄，那座房子，那些亲人，都只能待在原地，等着我们回去。所谓的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

老家像一块胎记，一生跟着你行走。老家是一块伤疤，受伤时疼，好了也疼。如同身体上的零件，哪里疼哪里就病了。疼在心上的，那是回不去的故乡，是带不走的老家，是牵肠挂肚的乡愁。



白露之夜(组诗)

尉妙英

你无法说出那些隐喻

需要一场出行
到阳光下，与一地落花作别
你无法说出那些隐喻
一半是美，一半是疼

在一块石板桥上躺下来
你像一片落花样定格
溪水流动，你提前演绎了一场飘落
那个在春天走失的人，让永远成了一个伪命题

山风轻柔
黄刺梅倔强地开着
一片梨花白，清新了整个山谷
只要你愿意，一只喜鹊也会说出爱和欢喜

一片竹林预定了画心，你预定了一座山房
你誓要长成野生植物
所有的错过，都将是
一种成全

芥草

避开人间烟火，为一株芥草俯下身
我以为是值得的

在终南山下
它们朴厚的出身，轻易就打动了我
我借知识花君，一一叫着它们的名

蒺藜，一年蓬，马尾草
马兰，龙牙草，蒲公英

我得坦陈，它们都是我的旧年相识
只是，我一直辨不清它们确切的名和姓

而它们，谁会在乎呢
人类依自己的喜好强加的名谓
它们根本无所谓
它们只承接清风、阳光、山溪的抚慰
结它们的草籽，开它们的花
偶或，在一阕闲鸟鸣声中
做做飞翔的梦

一弯瘦月亮

仲秋，一手擎着阳光，一手握着雨水
将光阴的褶皱抚平，再补足水分
远方以远，我望见娘被抚平皱纹的样子真好看
还未及留拍，天空又布满了阴霾
下不完的雨，一定注入了人间流不尽的泪
昨夜，鉴湖上的月牙分外清新
夜半，我听见娘隔空传话
太瘦了。圆月的，丰满一点，才安安
我忙循声追索
一弯瘦月亮，孤孤地挂在天上
曲成弧线，像躬身的思考者
若有所思，若有所失
耳边又响起娘的话
圆满才安安

已然仲秋
想来一弯新月，必定
会长成满月

白露之夜

夜半醒来，不知是谁
又潜伏在夜的入海口，阻止我
沉入梦的深海去
去做一条游泳的鱼
自由游弋

一些远去的人，来了，又走了
想起尘烟浩渺，想起
有些人，有些梦，有些爱，有些痛
都会隐入其中，肋下
就隐隐作痛

天地太过任性
时常制造一些败笔
随意画出，又无情抹去
笑着人间在一场虚妄里
执迷不悟

有人说，这个晶莹之夜
天地间所有的泪水，都会被月光洗白
天光微启，想起月圆之夜指日可待
心下不由升起一些暖意来

商洛山

(总第2383期)

刊头摄影 朱桂凤



磨灭不了的记忆

阿布

壬寅年六月二十九日酉时，接到哥的电话，说娘傍晚走了。

一瞬间，我脚步踉跄，精神上的支撑轰然倒塌……前路，是茫茫的暗夜，唯一照亮的烛火，熄灭了。

赶回去时，娘已躺在冰棺里，神色安详，像刚入睡的婴孩。

将她素日喜欢的甜食搁在案头，恍惚觉得是娘累了，娘打个盹就会醒来。我得将娘爱吃的葡萄剥了皮喂她，我要再看娘抿着嘴用牙床慢慢咀嚼，看她拉着我的手叹气：“别老牵挂娘，娘是没用了的人！”这是娘后来老挂在嘴上的几句话。可娘不知道，她就是我身前给我照亮的人。有娘在，我便知来路，亦晓归途。

就这么木然地坐在草铺里等娘醒，木然着人来人往，纸灰飞扬。木然地披麻戴孝，随一众孝子贤孙叩头跪拜，再跪拜再叩头……木然看着前来吊唁的人捶胸顿足，各哭各的悲喜，各流各的眼泪。

不忍看院中的一切，只觉得无望的忧伤猛撞我的胸膛，百转千回，千回百转……锣鼓喧天，唢呐声呜咽，我才悲从中来，泪水，无声决堤。

次日清晨，烧过头遍纸，给娘上了一柱

香后，我循着娘的足迹，走过茅厕，走过老磨坊，跨过老屋残存的墙基，来到村里，最后一次看看娘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阳光白得晃目，游走在静寂的村子里，感觉娘一直跟着我，像小时候怕我摔倒而紧跟着我一样。

老屋后的板石路贯穿整个村，从南往北直通往坝上。两边是一家挨着一家的街坊邻里，这里，曾是村里最热闹的中心。

老屋门前有口井，屋后往北处也有一口井。小时候这两口井的水都很甘冽，却也让娘操碎了心，她生怕我一不留神会掉下去。

如今，石板路已被水泥路代替，两口井也被填上。

游走在静寂的村里，我在每块石头、每片瓦、每根椽、每根檩、每扇窗、每一个土坷垃上寻着娘的气息。楼门外的巷子里，分明还回响着娘铿锵的足音。磨坊前核桃树上蝉鸣依旧，耳边分明还回荡着老磨子的轰鸣。推开吱吱呀呀的木门，似乎还会有娘探出落满面粉的、笑盈盈的脸。她的头发，眉毛和睫毛上分明还落着一层粉尘，白雪一样，却掩不住娘看到我时的满眼惊喜。水井旁，分明还有娘握着辘轳低头提水，与流洗的村妇说笑。坝上的青石台阶上，分明还浸润着我生病时，娘背我去看先生时滴下的眼

泪。村口的石墩上，分明还有娘坐等儿归的身影，留着娘的余温……

一个世纪的悠长时光，娘将她的一生活成一部沧桑的变迁史。她尽可能地多挣工分，开荒地，给人当切妈。她养鸡养羊开磨坊，编竹篮扎扫帚，咬牙负重养活六七个子女，直至儿女成家立业。

八十岁时，娘还能利索地地下地窖，掏一筐子红薯仰面托给我。她独个儿住在老房子里，侍弄着一亩三分地的庄稼，将地里的收成一一背回来收拾干净，晒干再一小袋一小袋分好装好。等儿女回来，便拿出一袋让儿女带上。当然会有亲疏之别，最好的一定是留给我这个养女。

尽管如此，衰老还是无声地啃噬着娘这座看似坚固的城池。它先是松动了娘的牙齿，看一拿掉，一颗不留，继而一点一点吞噬娘的胃口。它偷走了娘眼里灼灼的光，让娘常红着眼眶，迎风流泪……再后来，娘越来越老，脚步变得蹒跚，侍弄不了村外的庄稼地，便老在老院子里，紧挨着台阶开了一畦菜地，萝卜、青菜、辣椒、西红柿四季果蔬不断。她从来不让回来看着她的子女空着手离去，总要搜罗些什么硬塞给儿女，哪怕是一把青菜、一小撮葱，也是娘的一份心意。

